

著 生 龙 卧



龙 虎 风



美

1247.5  
3764  
(2)

台湾 卧龙生

龙虎风流情

(下册)

宁夏人民出版社

房。  
归。  
她

## 第八章 慈悲和尚不慈悲

夜，已经很深很深。  
留春院早已打烊了。  
小桃红却没有睡。  
不但没有睡，还提着一个包袱，悄没声息地溜了出来。

小桃红一路疾行下来，额头已现汗珠，娇喘不已。  
还不时回头张望，仿佛生怕有人跟踪似的。  
穿过三条街，进入一条横巷，横巷的尽头，就是城墙。

到达城墙脚下，她才停下来。  
娇躯一转，面对横巷，又静立片刻，见无任何动静，这才又回头走了一段路，去敲一户人家的门。

屋里的人还没有睡，有一个男人的声音道：“谁呀？”  
“门没拴，自己进来吧。”  
房门咿呀而开，小桃红闪身而入，顺手拴门，还下了闩。  
她对这儿并不陌生，兀自踏进北上房。

房里有灯，也有人，是一个紫脸环眼，浓眉大嘴，头发已半白，穿一身黑色夜行衣的老头。

小桃红不认识这个人，惊呼道：“你——”

就说了一个你字，便无下文。黑衣人的动作好快，好狠，也好粗野，不由分说，一把便将小桃红抱住了。

小桃红可受不了啦，声嘶力竭地道：

“天杀的，你是不是急着要死，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瘋狂的男人——”

突然住口不言了。

因为她觉得，这样的男人她见过。

而且熟得不得了。

是她的姘头响剑司马长虹。

今夜她就是来找司马长虹的。

只因事出仓卒，一时惊惶，竟给吓忘了。

当即大发娇嗔道：“别装了，化成灰我小桃红还是认得你。”

黑衣人先不答话，待彼此穿好衣服后始道：“小桃红，你怎么知道我是司马长虹？”

小桃红噘着小嘴道：“哼，你的动作，习性，粗野而又自私的作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司马长虹闻言沾沾自喜道：“也就是因为我司马长虹与众不同，所以你才死心塌地地跟定了我。”

小桃红答非所问的道：“死鬼，开什么玩笑，差点没把人家给吓死。”

响剑司马长虹从容不迫地道：“我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是想实际考验一下我自己的易容化装术。”

特意站在小桃红的正对面，郑重其事地道：“小桃红，你看清楚，还认不认得出？”

小桃红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再重新看一遍，正经八百地道：“赞！高明，的确不简单，如果你自己不说，任何人也认不出来。”

“真的吗？”

“骗你不得好死。”

向门外望望，二人面对面坐下来。司马长虹又道：“没有人跟踪吧？”

小桃红道：“放心，一路上我都很小心，没见半个鬼影子。”

“有无人去留春院找我？”

“有。”

“谁？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剑仙金飞龙？幽冥教主？或者——”

“是一个凶巴巴的女人。”

“一定是红小凤。”

“可能是吧。”

“还有一个小伙子，鬼头鬼脑的，很精明。”

响剑司马长虹疑云满面地道：“红小凤的弟弟红小虎，听说他只有十五六岁，这个小伙子会是谁？莫非是金家的

## 第八章 慈悲和尚不慈悲

老二金如海？”

小桃红摇头道：“你们这些江湖人，一个个皆神出鬼没的样子，我可无从分辨。”

“管他是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确信我司马长虹已死？”

“不信！”

“不信？”

“不但不信，还发现那个该死的替死鬼脸上戴着一张人皮面具。”

“他们以为是谁干的？”

“你，司马长虹。”

“有无识破咱家此举的目的？”

“一开始就识破了。”

“他们怎么说？”

“说的都是事实，一口咬定你是想装死，想作死遁，想在武林中埋名。”

“可曾逼问你口供？”

“他们不是白痴，不会做糊涂事。”

“你怎么说？”

“坚持跟我睡觉的人，一直就是那个死人。”

“他们相信？”

“嗯，可能信啦，以为我的老相好原本就是一个冒牌货，并非真的司马长虹。”

浅浅一笑，接着又道：“换句话说，这一场戏咱们是白演啦。”

响剑司马长虹道：“没有白演，起码从你的身上，追查我司马长虹的这一条线索是断了。”

“未见得，纸包不住火的，时间一久，难保不会出纰漏。”

“不会，绝对不会，咱们即刻远走高飞。”

“长虹，你当真要走？”

“非走不可。”

“到底是为了何事？逃避什么人？”

“因为做了一件糊涂事，逃避金飞龙、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也逃避红小虎、红小凤与幽冥教的人。”

“何时动身？”

“就是现在。”

“不能等到天亮？”

“不能！”

瞧一眼小桃红随身带来的包袱，司马长虹正容道：“小桃红，你的细软都带来了？”

“带来了。”

“都有些什么贵重的东西？”

“很多，很多，你自己看吧。”

打开包袱，呵！果然金光闪闪，有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还有珍珠玛瑙、金元宝、银元宝，珠光宝气，琳琅满目。

响剑司马长虹道：“嗯，是不少，够咱们过个三年五载的。”

小桃红道：“不止，省吃俭用点，应该可以过半辈子。”

予。”

“是的，只要不乱花，是可以过半辈子。”

“假如咱们再做点小生意，就一辈子也不会愁吃愁穿了。”

“就怕那几个魔鬼阴魂不散，又找上门来。”

“怎么会？司马长虹已死，你是另外一个人，谁也不认识。”

“有一个人认识。”

“谁？”

“你！”

“爱说笑，我当然认得你，没有我小桃红，你连逃亡的盘缠都没有。”

“所以你必须死。”

“你说什么？”

“司马长虹，你——”

你字之后，便无下文，司马长虹的剑已经送进她的心脏里。

好狠，好毒，用剑一搅，小桃红立告气绝身亡。两只眼睛瞪得老大，真是死不瞑目！

手上的戒指，腕上的金镯，脖子上的项链，也被司马长虹洗劫而去。

将包袱往腰上一绑，立从后窗蹿出，弹身上房，越屋逃走了。

另一栋屋脊的后方，冒出来一条纤巧的人影。

论身手，论轻功，她绝不在司马长虹之下。

但她并未全力施展，只是紧紧咬住他的影子不放而已。

此处真是卧虎藏龙，斜刺里又飞出来一人，快若灵猿狡兔，更似鬼魅幽灵，噤声道：“红姑娘为何不将他截下来？”

七凤见是玉面郎君张玉郎，遂小声道：“现在还不是杀人的时候。”

“这个混蛋简直禽兽不如，既骗人家的身体，又骗人家的钱财，最后还要人家的命，纵使千刀万剐依然死有余辜。”

“张兄之言不差，司马长虹是该死，不过——”

“不过怎样？”

“本姑娘既要他的命，还想追回一样东西。”

“不在他身上？”

“好像不在。”

“是什么东西？”

“一把剑。”

“血剑、魔剑、寒铁宝剑？”

“不错。”

“红姑娘与铁家似乎渊源颇深？”

“我们是好朋友，张兄知道的事还真不少。”

“此事早已轰动武林，想不听也不行。”

“天下人管天下事，小弟自不量力，倒想为北铁讨一点公道回来。”

“兄台盛情可感，令人肃然起敬，但请三思而行，以免得不偿失。”

“姑娘说哪里话来，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但能为江湖正义略尽绵薄，亦死得其所。”

白云寺。

在城外。

建筑在一一道土山上。

殿宇高耸，气派的确不凡。

香火一向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此刻是深夜，连蚯蚓都睡了，当然不会有信徒前来膜拜。

来了两个人，是八虎与小畜生。

好快，眨眼便到了庙门口。

二人见庙门已关，也懒得去敲门，更不愿惊动他人，提气一纵，翻上了墙，跳进去。

眼见大殿小殿，殿宇连绵，前院后院，院院相连，小畜生可傻眼了，道：“奶奶的，这座鸟庙这么大，观音菩萨摆在哪里呀？”

可把八虎问住了，他也同样不知道。

不过，聪明人毕竟脑子灵光、点子多，八虎道：“咱们找大殿，大房子。”

小畜生不懂，道：“为什么要找大殿，大房子？”

“因为观音菩萨是大神仙。”

“大神仙自然应该供在大殿内。”

什么殿最大？

无疑是大雄宝殿。

小狗子终于想通了，道“我明白啦，庙里最大的是大雄宝殿，观音菩萨一定供在那里。”

大雄宝殿目标大，容易找，轻而易举地找到了。

灯火通明。

纤尘不染。

只见正中一尊女神，手执净瓶，足踩莲花座，面目，甚是庄严肃穆，小狗子道：“八少爷，这是大雄宝殿，这个大概就是观音菩萨吧？”

铁小虎定睛一看，道：“手执净瓶，足踩莲座，这样慈祥可爱，绝对错不了，咱们进去。”

跨进殿门，供桌之下有一个蒲团，小虎毫不在意，双膝跪下去。

这小子頗懂敬神拜神的道理，表现得相当虔诚的，双掌合十，祷告道：“观音菩萨，不登三宝殿，是为寻找寒铁宝剑而来，请多多包涵。”

话毕，一个箭步便抢到前面去，到

莲花座是土做的，浑然一体，根本很重很重，也不可能轻易移动，

小虎道：“妈的，该不会是杀人铁狗敲打一下莲花座，发觉有骗人，这莲花座是空心的，许是藏猛一个纵跃，二人已跳过神桌

## 第八章 慈悲和尚不慈悲

果见莲花座上，有一个小木门。

小狗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打开木门，将手伸进去。

一霎时，便又像电打似的伸出来，吼道：“吓死人啦，吓死人啦，里面有妖怪。”

八虎道：“鬼扯，妖怪又不是白痴，岂会藏在观音大莲花座下？”

香音甫落，忽见从里面跑出一只老鼠来，小狗子这才悟，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小虎伸手入内，一阵摸索。

‘子紧张兮兮地道：“有没有？”

很大，要仔细地摸。”

你不会拿一盏灯来照一下？”

！”

端来一盏灯，放进莲花座内去。

‘一目了然，哪里有魔剑？

生不久，全身还是红色的小老鼠，挤在一

气紫了，大声吼道：“岂有此理，岂有

处发泄，拿观音菩萨当出气筒，抡起  
下干不净地道：“干什么的观音菩萨，

假若能顺利找回来也就罢了，如其  
搬到河里去，叫你泥菩萨过江，自

小胡子亦道：“或都打成‘光头’了。”

“阿弥陀佛！”

大雄宝殿之外，传来一声诵经声。夜晚寂静，诵佛声显得格外清晰。慈悲和尚应声飘然而入，眼见大士的法身拳打脚踢，忙上前阻止道：“大士，千万不可如此无礼。”

小虎挑眉瞪眼道：“哼，是观音菩萨，怪本少爷无礼。”

慈悲和尚愕然一怔，道：“菩萨何在？”

小胡子道：“他没有将魔剑看好，被偷了。”

慈悲和尚道：“是两位小施主将魔剑偷走的。”

八虎道：“那倒不是。”

“如此，与大士何干？”

“是有人藏在他的莲花座下的。”

“哪一位施主这样糊涂？”

“剑子手丁八。”

“他将宝剑藏在莲花座下作甚？”

“以更与人交易。”

“跟谁交易？”

“一个喜欢赌钱的糟老头。”

小胡子追问：“喂，和尚，你可曾看到进大雄宝殿来了？”

## 慈悲和尚不慈悲

没有。”

【在此打坐，片刻之前，才因内  
心有所起，身不由己，情不自禁，  
】，道：“你这是不打自招，那个  
是你自己。”也就是说，魔剑早已被取去，还故  
虎人。”

怒道：“荒唐！荒唐！简直是无中生  
有！”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道：“你不承  
认？”

回答在下几个问题？”

“你去干嘛？”

“你的住处发现一锭银子上，被人用米粒  
的本分。”

八的住处发现一锭银子上，被人用米粒  
显见此人内力深厚，绝非泛泛之辈。”

满面不悦地道：“娃儿为何要对老者说这些

“本少爷认为是你干的。”

“不是！”

“当时，在附近并无任何武林高人。”

“江湖上人才辈出，娃儿能识得几人？”

“大和尚认为是谁？”

“贫僧没留意。”

“你也没去赌坊当庄推牌九？”

“老衲根本不会。”

“然而，本少爷却觉得你越看越像他。”

小狗子惊“哦”一声，道：“我也发觉，大和尚的相貌跟那个糟老头十分相似。”

慈悲和尚冷哼一声，道：“天下相貌差不多的人多得是，何须大惊小怪。”

八虎：“可是，你凑巧又身在白云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有何不同？”

“此地乃是丁八藏剑之处。”

“有人藏剑难道就来不得？”

“和尚不觉得来得太巧？”

“巧又怎么样，白云寺是老衲捐资兴建的，等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既是自己的家，为何放着禅榻不睡，要在此逗留？”

“一定要在大雄宝殿？”

“习惯如此。”

小狗子没大没小，粗声大气地道：“你娘，杀人的藏

## 第八章 慈悲和尚不慈悲

剑在此，你偏巧一夜未去，明摆着你就是丁八的老搭档。”

慈悲和尚怒眉一扬，道：“除百善先生外，老衲平生不与旁人搭档。”

铁小虎跳过神桌，冲到和尚面前去，伸手道：“废话少说，交出魔剑来就万事皆休。”

“老衲无剑可交。”

“本少爷信不过你。”

“慈悲和尚以慈悲为怀，老衲从来不打诳语，愿以信誉担保。”

“哼，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要怎么样娃儿才肯信？”

“搜你的身。”

“老衲的全部家当，只有手中的这个铁钵，此外别无它物。”

“口说无凭，搜了才算数。”

“放肆！”

“或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考验也行。”

“如何考验？”

“将血剑抵住你的咽喉，是敌是友，是死是生，一试便知。”

“大胆，贫僧从来不接受威胁。”

“哼，这可由不得你，看剑！”

剑字出口，招已出手，刷！拔剑出招，一气呵成。但见红光一闪，剑若灵蛇般，疾向慈悲和尚的咽喉窜去。

迅若奔雷，既快且准，果然是名家好手，连慈悲和尚

都忍不住赞了一句：“娃儿好剑法！”

猛地，铁钵抡了一个半圆，护住全身，陡闻当的一声响，剑钵相撞，火星四溅。

乖乖，好厉害的寒铁宝剑，精钢打造的铁钵，居然被削去了一大片。而八虎也被反弹之力，震得左臂发麻，虎口隐隐作痛。

慈悲和尚大发雷霆道：“红小虎，你太狂妄自大，简直目中无人，如非看在南金的情面上，尤其是顾念你与北铁的情义上，老衲早就将你送上西天。姑且大人不记小人过，放你一码，再见！”

说走真走，宽大的僧袍一抖，带起一阵旋风，夺门如飞而去。

“妈的，慢走！”

“妈的，不要跑！”

“把命留下来！”

“送你回姥姥家！”

八虎、小狗狗怎肯就此善罢甘休，立即咬着慈悲和尚的尾巴追出去。

龙虎小霸王的轻功不弱，与慈悲和尚不过数步之隔，可是，一追出白云寺，便紧急停步，没再追下去。

小狗狗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来不及冲过了头，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火大道：“神经病，在搞什么鬼嘛？”

铁小虎道：“不追啦。”